

桂廟新村面臨城市更新改造。資料圖片



深圳桂廟 不忍與青春作別



1

桂廟的名字極容易讓人產生文學想象，因為在古代文人眼中，桂花常常被喻為「隱士」「仙客」，所以一直不厭其煩地吟詠着。白居易的《憶江南》裏有「山寺月中尋桂子，郡亭枕上看潮頭」，李清照在《鷓鴣天·桂花》中更是不吝褒獎其為「何須淺碧深紅色，自是花中第一流」。至於王維的「人闊桂花落，夜靜春山空」更時常被驕客掛在嘴上。

可惜，桂廟與桂花無關。如今無論如何在村中搜尋，也絕無折桂之處，在歷史上也從來沒有種植桂花的記載。

因為，桂廟本來就不叫桂廟，也正因為有個「新」字，讓很多人誤以為是新時代的產物，其實查地方志得知，桂廟新村乃是南山最早立村的村落之一。立村於元末，葉氏先祖禹山攜三子秀松、秀柏、秀梅自廣東南海遷入，在此開基立村。後來，秀松、秀梅遷居他處，秀柏扎根於此，經數百年開

名字叫桂廟新村，其實是個有點年歲的深圳老村。這個村有很多名號，諸如「深圳最小資的村」「深圳學歷最高的村」「深圳最乾淨的城中村」等。

之所以稱之為新，是深圳經濟特區成立後，這裏重新煥發了生機，成為南山區一塊亮眼招牌。同時，這裏是全市居民平均年齡最小的村

落，雖然深圳一直被稱為「年輕的城市」，但畢竟每個村子的年齡結構都由老中青組成，而像桂廟新村這樣以在校大學生佔絕對多數的居民構成，也是少見的。

胡野秋

作者簡介

胡野秋

文化學者、作家、鳳凰衛視《縱橫中國》總策劃、香港衛視《東邊西邊》首席嘉賓。
主要著作有：《深圳傳》《冒犯文化》《胡腔野調》《六零派：文學對話錄》《觸摸》。

枝散葉，至清朝即已人丁興旺了。

相傳，村民在清朝修廟時，從地下挖出一隻神龜，認為此為祥瑞之兆，遂為此龜建了龜廟，供奉神龜於上，村名也易為「龜廟」。因「桂」與「龜」同音，且多一份雅緻，後更名「桂廟」。

桂廟建村後，經歷了兩次大的迫遷。第一次是清康熙年間的「遷海令」，當時深圳絕大部分地區都在迫遷範圍之內。第二次是抗日戰爭時期，日軍在桂廟修建機場。1938年11月，日軍攻佔寶安縣南頭城，寶安淪陷。日軍佔領寶安後，企圖把寶安作為攻佔香港乃至華南地區的戰略基地，先後修建了三個軍用機場，其中桂廟機場規模最大，可泊飛機30餘架。桂廟機場周圍壕溝環繞，有碉堡5座，高射炮10門，機場官兵130餘人，並配有一個連的機動部隊，將原桂廟全村村民強遷至附近的慄樹村（即今天的桂廟新村）。抗戰勝利後，部分村民遷回到原桂廟村，一部分村民則選擇留在慄樹村安居樂業，

並將慄樹村改名「桂廟新村」。

桂廟如今已無龜廟，尚有「葉氏宗祠」，三開間二進，為清式建築，近代修建，每年臘月三十，葉氏村民均在宗祠祭祖，港澳葉氏宗親均匯聚於此，禮炮齊鳴、香火彌漫，盛極一時。村裏除了葉姓，第二大姓是梁姓。

如今的桂廟新村位於南山區學府路和白石路交界處，在清代屬新安縣典史管屬，「典史」是縣官的副手，雖不入九品，但仍是朝廷命官，大約相當於當今內地官員的副處。民國時期，桂廟新村屬寶安縣第一區。現隸屬於粵海街道粵桂社區。在上世紀末，以前一直叫「桂廟村」或「桂廟居委會」，2001年桂廟居委會與粵海門居委會合併，各取一字有了新名「桂華社區」。

桂廟雖與粵海門合併一處，但桂廟新村世居村民為廣府民系，講白話。粵海門世居村民則為客家民系，請客家方言。一村二語，相安無事。

深大學子溫情「後花園」

誰也想不到，桂廟新村的再度揚名，與一所大學有關，這便是特區的第一所大學：深圳大學。

從深大還在圖紙上起，這個村便與這所高校結下難解的緣分。

1983年初，正在如火如荼建設中的深圳，向國務院打報告要求成立大學，這在當時看來有點天方夜譚，一個還在雛形中的城市，居然要辦大學，一些知情者不無調侃地說：「特區就是膽大」。

膽大的特區，收穫了意外的驚喜。

1月22日，深圳市正式提交申請報告，5月10日，教育部批示：增設深圳大學，設16個專業，1983年部分專業開始招生。從提出申請到教育部批示，前後不到4個月時間。而且當年審批，當年招生，絕對又是一個「深圳速度」。

大學是批下來了，但校址設在哪兒呢？當時的深圳市市長一眼看中了南山區粵海這一片臨海的土地，桂廟新村的110畝土地便被徵用來建設深大。換句話說，桂廟新村搖身一變成了「大學村」。

深圳確實是拚了，當時的全市財政收入剛到一個億人民幣，市委開會決定拿出5000萬元來建深大，這個數字在今天看來

微不足道，但在當時已經是天文數字了。深圳還挖來了清華大學副校長張維做校長，清華黨委副書記、建築家羅徵啓做副校長，羅徵啓這位梁思成、林徽因的高徒，帶着同樣是建築家的夫人梁鴻文教授，踏遍這塊土地，一筆一划地畫出了深圳大學。

1983年9月27日，深圳大學成立大會和開學典禮在一片訝異中舉行，新校舍自然是趕不上了，典禮在東門「深圳戲院」召開，首批錄取學生218名，包括港澳學生。學生們上課借用的是深圳市電大的教室，電大在如今的地王大廈後面，現在是「深圳改革開放幹部學院」。

建成後的深圳大學與桂廟新村相互倚靠，所以深大學生對桂廟新村的感情極其深厚，因為毗鄰深大西門，曾經一度被深大租用為學生宿舍。這裏有一棟又一棟的深大學生宿舍，最多的時候桂廟新村有近30棟深大宿舍，最高峰時住了7000名深大學生。

所以這裏理所當然地成了深大的「後花園」。

很多學生的一天是這樣開始的，早上7時，從桂廟新村的「桂8樓」或「桂x樓」下樓，在樓下的小吃店裏要一份價廉物美的腸粉，再來一杯熱氣騰騰的豆漿。吃完早餐，一路小跑向着深大西門奔去。上完白天一天的課，晚上還要自習，但無論多晚，都

必須趕在零點以前從西門穿越回桂廟新村。因為零點西門會下鎖。每天夜裏接近零點，都可以看

到這樣的場景：莘莘學子夾着書本、背着電腦包，以百米衝刺的速度向西門衝鋒，趕在鐵門關上的最後時刻越過門線，一腳踏入桂廟。

踏入桂廟的學生立馬鬆了一口氣，村裏飄來的煙火氣讓緊張了一天的節奏瞬間緩慢下來，他們開始向各自心儀的美食小店走去，鼻子引領着他們。「龍哥酸辣粉」「老地方蓋澆飯」「張媽台式鍋燒」都會讓他們坐下來宵夜，女生則更鐘情於奶茶店和咖啡屋。

深圳前海港灣學校的初中語文老師華玉潔，曾在深圳大學文學院讀研究生。近日，華玉潔帶着外婆和媽媽重回深大校園後感慨道：「深大依然很新，簕杜鵑很艷麗。但缺了桂廟，便少了許多人間煙火氣。」

畢業10年，華玉潔仍常常憶起在深大的日子：「猶記得鬱鬱蔥蔥的百年大榕樹、威嚴的大祠堂、深夜食堂、西部創意園，琳琅滿目的格子鋪、甜品店、百貨店，夜間各個燒烤攤位熱鬧非凡，滷菜攤前排着長長的隊伍，清遠雞煲、重慶雞煲、東北飯店、潮汕口味，來自五湖四海的學生們在此尋找家鄉的味道，清晨暖胃的『威記腸粉』，午間『百姓漁村』，夜間各種小吃，陪伴了多少人的青春，有很多人忘不了這裏的美味、情味、濃烈的青春味，深大味道總是和桂廟深深鏈接，美食與同學的陪伴構成青春最美的回憶。」

華玉潔們的桂廟記憶，是他們對活色生香青春現場的留戀，在村裏覓食也許只是表象，歡笑、交談、嬉鬧幫助他們驅散離家的孤獨，桂廟不但是深大學生的「第二飯堂」，更是他們的精神充電站。

有些學生畢業工作了，仍然租住在桂廟新村，他們不忍與自己的青春作別。

今晚不如唔好走

從8年前深圳確認桂廟新村納入城市更新的那天起，他們就知道了這一天終究會到來。《2015年深圳市城市更新單元計劃第三批計劃》中，政府對桂廟新村正式提出新的規劃。2016年桂廟新村被列入深圳城市舊改，2020年11月關於桂廟的舊改方案公示。2023年元旦當天，村裏貼出了限期搬遷的「最後通牒」，一切都木已成舟。

雖然在這期間，消息幾度反轉，甚至還一度傳出過「不拆了」的美好謠言，但在今年春節過後，隨着挖掘機等大型機械入場，桂廟新村的一棟棟樓房開始倒下，一個個租客陸續搬離，那些承載過深大學子浪漫回憶的場景也將一個個消散。曾經那些夏日的夜晚，街上來來往往的人影，街燈的光影把時間拉長的錯覺，一切都將不見。那些在桂廟新村裏擁有過很多廉價而純真的快樂，十塊錢的奶茶，二十塊錢的螺螄粉，也都將隨着建築的倒下而遠去。

原來的桂廟，也許不復存在，但屬於深大學子的這份獨特情懷，卻永遠不會銷蝕，那些無限美好的青春歲月和青澀的愛情、純真的友情都不會流散。桂廟新村將像白石洲、大沖村以及更多的城中村那樣，走進深圳的歷史，乃至走進永恆的深處，成為深圳的都市傳奇。

當然，桂廟新村這個面朝深大、背靠騰訊的老村，也將迎來重建，即將面臨它的又一次涅槃。

人們除了失落，還有對它的期待。

按照新的規劃，舊改完成後的桂廟新村，將會變成一個綜合性居住區，除了向空中發展的住宅樓，還有大型的商城、酒店、寫字樓，也有更多的文體場所。

曾經讓喜愛讀書的青年人一再光顧的「深大人舊書店」，也許還會回來。因為深大還在那裏，所以深大學生也會回來。也許這就是人生，彷若一列火車，「哐當哐當」地朝前奔跑，一站又一站，有人下車有人上車，從綠皮火車變成了內燃機，再變成高鐵。乘客會變，風景會變，但前進的方向永不變。

此時想起李白的詩句，彷彿專為桂廟所寫：「安知南山桂，綠葉垂芳根」。這個坐落在深圳南山的桂廟，歷數百年滄桑，濃蔭華蓋、根深葉茂，也為越來越多的人帶來生機與希望。

今晚不如唔好走 LEAVING IS NOT A CHOICE FOR TONIGHT

桂廟新村塗鴉牆。

作者供圖



3 因深大學生的關係，桂廟新村的很多建築物的外牆上都有各種塗鴉，具象的、形象的，五顏六色，使得這裏充滿藝術氣息。

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這一條：「今晚不如唔好走」，很多人會在這面牆上留影。

這是一句粵語，曾經在港產片中被青年男女一再重複，翻譯成普通話只要改一個字就易懂了：「今晚不如不要走」。這本是戀人間的一種挽留，含着不捨與珍惜。後來香港的樂隊My Little Airport曾以「今晚不如唔要走」為題舉行了連場音樂會，年輕人在這些情歌中回味着自己的愛情故事，甚至咀嚼着朦朧莫名的甜蜜。

這句帶點溫暖又帶點感傷的標語，恰好可以概括當下桂廟人的心緒。因為桂廟新村即將拆除重建。

這個傳聞已經飄盪了將近十年，對於深大學子們而言，他們一直不願相信這個美麗村落真的會被拆除，儘管許多建築上大紅的「拆」字已經陪伴多年，但他們不願相信這一天真的會到來。